

诗抒胸臆

致荒友

■朱慰琦

海河浦江水相连，  
沪津荒友心相印。  
万里网络化为桥，  
“五星山下”齐怀抱。

推杯换盏思战友，  
心中涟漪起波澜。  
青春年华献北疆，  
荒友情深似海洋。

几次梦回黑土地，  
手捧黑土贴脸颊。  
山间小路白桦林，  
五星水库绿如蓝。

春耕夏锄秋抢粮，  
卧冰爬雪冬训忙。  
钢枪支在地头旁，  
提高警惕守边疆。

生荒地里收割麦，  
双脚深深陷泥潭。  
雪中抢豆红旗展，  
风雪侵衣不顾寒。

晒场钟声催人急，  
全连上下齐参战。  
粮垛堆成似山高，  
脚踩跳板身抖颤。

拖拉机手连轴转，  
犁田播种样样干。  
脱谷归来尘挂满，  
露出双眸更耀眼。

开荒建点住蓬帐，  
蚊虫小咬扑面来。  
新建连队连成片，  
亘古荒原添炊烟。

一块白布操场挂，  
露天电影两面看。  
八个样板轮流放，  
平时讲话都带腔。

肩背手提四大袋，  
冲锋陷阵火车站。  
探亲含泪见爹娘，  
回城每天好时光。

回首往事感慨多，  
抚今追昔常珍惜。  
敬老扶孙聊养生，  
荒友情谊续新篇。

欢声笑语盈满堂，  
身处异城似同城。  
此时此刻同举杯，  
京津沪哈共祝愿！

注：“五星山下”是5连京津沪哈荒友微信群名。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旅游日记

别府的汤布院和海地狱

■王坚忍 文

从上海飞抵日本北九州的福冈后，坐大巴到福冈东部海边的大分县（相当于省）所辖的别府市，岛国环海，我们从东边的海到了西边的海。

别府依山傍海，起伏连绵一波波的山岗背后，还有数排山岗，前山青翠葱茏，后山烟岚氤氲。我们沿着小路，



游园(杨浦公园) ■赵四五

杨浦人文

另一种叙事记忆：工人子弟(之五)

■管新生 文

6

我的第一篇中学作文，竟然得了75分！我的第一任中学语文老师虞老师，原是学校图书馆管理员，不太欣赏我作文的构思结构以及遣词造句，由她批改的我的作文，一个学期下来，大多维持在这么一个水平线上，最低的仅70分，最高的也只有84分，从来没有达到85分也即五分制的四分以上。说来也怪，在她后来不再教我们语文了以后，竟然在上劳动课时直接点名让我去校图书馆修补图书，说是让我多看看书，以后可以多写出一些优秀的作文。她说，其实她有意压低了我的分数，是为了让我能够可以写出更好的文章。当时，我完全不理解她的心意，甚至有点怨恨她。

但无可争辩的是，在整理图书修补图书的过程中，我确实阅读了许许多多的好书新书，印象中有不少古今中外的民间故事，诸如《中国民间故事》《非洲民间故事》《亚洲民间故事》《外国民间故事》《捡军传说故事》《太平天国传说故事》《动物民间故事》等等，大概那一时间段国内正时兴搜集民间故事的缘故吧。还有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同时，我借机阅读到了不少长篇小说，如《新儿女英雄传》《铜墙铁壁》《保卫延安》《火车头》《风云初记》《三里湾》等等。

虞老师离开后，继任者是班主

任张葆英老师，对我的作文有了一些适应性的好感，批的分数大多在80分以上，最高的竟达到了90分。

记忆深处一直铭记着她上的第一堂语文课：许地山先生的《落花生》，她一点一点由表及里地从花生说到人生。张葆英是位很严厉的老师，上课不苟言笑，但凡批评教育也鲜有当场“现开销”。我和大多数同学都应邀去过她家白相，也住在控江东三村，那委实是间斗室，一室户。印象极为深刻的是房间里和床底下都堆满了报纸和杂志。她很为拥有这些报刊自豪。

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她那种颇为特别的教育方法，很艺术。有一位王姓同学(好像叫王鹤鸣)数学成绩蛮好，但上课捣蛋，下课顽皮，不少老师见之头疼。有一次，他的数学考试得了满分，张葆英老师居然和同学们敲锣打鼓到他家报喜，次日即向全班宣布王同学为数学课代表！这一招立竿见影，王同学被彻底招安，从此成了好学生。还有一次发生在鄙人身上。有一回期末考试，英语成绩考砸了，得了29分，不及格得一塌糊涂！后来想来，可能是当年英语并不算主课，也不参加高中升学考的原因吧，那理所当然地不受重视了。谁也不会想到，张葆英老师居然向全班同学宣告说，这肯定不是管新生的真实成绩，我相信他！结果到了下一学期，我的英语考试成绩从29分呈三级跳远式一下子窜到了92分！这样的事，谁

若遇上一次，都会一辈子忘不了。

后来，张葆英老师调去教导处，当了领导，不再给我们上课了。到了初一下学期或是初二上学期的时候，来了新班主任姚国逊老师，是教代数几何的，同时也是排球场上的一把好手，弹跳力上佳，拦网、扣杀均为主力队员。风度翩翩，英俊潇洒，衬上一副前冲三的飞机式大背头，称得上是名副其实酷得要命的帅哥。还来了一位刚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倪继光，担任语文老师。倪老师总喜欢和学生门海吹神聊，经常提到与鲁迅同时代的作家姚蓬子，上课时天花乱坠唾沫四溅水淹七军！又说他的儿子姚文元，是搞文艺评论的，号称“北有戚本禹，南有姚文元”。这是在“文革”开始之前，我等孤陋寡闻的学子算是头一回闻听戚本禹姚文元的大名。

这时发生了一件令我终生悔之不及的事。初一开学时，居然在操场上遇见了一个正在踢足球的男生——尚记否，那个自告奋勇带着我追寻窃贼、并慷慨解囊赞助我教科书的长白男孩？对，没错，就是他！我们彼此认了出来，原来他是65届学生！可惜，我们仅交谈了不多几句，他便奔去足球场上踢球了。后来，也有过几次匆匆相见，均无深谈，直到彼此离开双阳中学，失去了联系，迄今只记住了他的姓：王。那个年代的孩子，似乎并不当一回事儿。

于今，唯有一声长叹空对月：桃李散落拾亦迟。

意犹未尽

深蓝记忆

■赵韩德 文

一个深蓝而又清澈的记忆——我正在一艘从斯德哥尔摩开往赫尔辛基的北欧邮轮上。

邮轮是傍晚时分鸣笛起航的。夕阳明亮橘黄，像鲜艳的水彩，泼在轮船的烟囱、桅杆、驾驶室、舷楼甲板、锚机、船身之上，汽笛“呜——呜——”鸣叫，缓缓离开码头。我愉快地倚在舷窗上，享受着这明亮的橘黄。

斯德哥尔摩面临深蓝色的波罗的海，大大小小十几个岛屿以巨型铁桥连成一体(铁桥外形很像上海外白渡桥，体量却极其巨大)。深蓝的海水在桥下晃动，甚至就在皇宫的堤坝下晃动，白色的浪沿，各种色彩的游艇，就像蝴蝶在蓝天里抖动。

邮轮离开码头，离开市区，渐渐驶向入海口。太阳落山了，只剩下余晖。

狭窄的航道两侧，是连绵不断的针叶林。高大深邃寂寞威严的北欧森林，用胸膛护卫着弯弯曲曲的航道。平时在城郊甚至市中心，也能常常见到它们。苍劲结实的树干，茂密浓郁的树叶，直指云天。在夜色里，它们变成了深蓝，又渐渐深蓝成紫黑。雄伟而连绵不断的，是黑黝黝的山脉。

深蓝色的针叶林，耐寒、耐旱。我们从瑞典南部城市马尔默驱车700多公里，直达斯德哥尔摩时，高速公路两旁逶迤不断的，就是云杉、冷杉、松树、柏树、桦树等组成的天然森林，厚重如墙，连绵不断，落叶不扫，厚叶如垫，纵情生长。到斯德哥尔摩旅舍下车，发现700公里后的商务车后窗居然没有灰尘……船长通过广播，请各舱室拉上窗帘。邮轮进入夜航。深蓝、紫黑的森林和山崖沉入了夜幕……

我们进入餐厅用餐。音乐之都维尔纳有所谓的“金色大厅”。这艘邮轮的餐厅，完全可以冠名为“金色餐厅”。弯弯的扶梯是金色的，铺着雪白台布的桌子是金色的，欧式的椅子是金色的，精致的餐具镶着金边，插着鲜花的花瓶描有金色花纹，灯具更是金光璀璨。北欧航船的内舾装确实考究，精致。

晚餐是自助餐，无需另外付费，已包含在船票之中，菜品丰盛，波罗的海所产的鱼类、蟹类、虾类唱主角，非常新鲜，几可生食。配以牛排、色拉、甜点、咖啡、牛奶、饮料、面包、水果，不成为老饕是不可能的，但是请量力而行，不能浪费，盘中不要有剩余。

上百人走动、装盆、用餐，却几乎无声无息，安静之极。使我想起繁华的斯德哥尔摩，白天黑夜，车如流水马如龙，不闻一声汽车喇叭。

很多人是从卧室来到餐厅，却都衣冠楚楚，穿着得体，西装、礼服，就像在出席一场音乐会。没有一个穿睡衣拖鞋的。

餐毕，回卧室，波罗的海深蓝海面明月朗照。